

第一章 中秋佳節遇煞星

八月十五，中秋佳節。日頭剛剛下山，金色的月亮就緊跟著升起來了。

梅閣小花園的六角涼亭裏，唐瑜坐在長椅上，怔怔地遙望天邊的明月。

中秋是她最不喜歡的節日，因為母親早早就去了，她連母親的模樣、聲音都不記得，就算父親的畫再傳神，紙上的女人對她而言都是一幅空洞的畫，畫中人不會像繼母抱妹妹那樣抱她，不會幫她梳頭髮……

團圓團圓，沒有母親，算什麼團圓？

大丫鬟蕙蘭、墨蘭站在亭子外頭，見她對著明月出神，知道自家姑娘心情不好，都不敢吱聲，直到走廊那邊轉過來一個小丫鬟，遠遠地朝她們比劃手勢。

兩女互視一眼，才由蕙蘭上前勸道：「大姑娘，該去前面用膳了。」

唐瑜右手托腮，背靠著長椅，聞言將目光投向蕙蘭。她不想去，卻又沒有不去的理由，只得意興闌珊地站了起來，回房換衣裳。

閨房裏擺著一盆新開的金桂，星星點點的小花，香味清甜，溢了滿屋。

聞著這淡雅的香氣，唐瑜的面色柔和了些，站在衣櫃前，挑了一件海棠紅妝花褙子，穿在身上，顯得明媚嬌豔。

父親當年迫於祖母壓力，迎娶繼室，給一脈單傳的家裏留後，然而這麼多年來，她知道父親對母親的思念其實比她更甚，她雖不喜歡中秋，但畢竟是個喜慶的節日，她不能再給父親添愁。

前院的松風堂中，景寧侯唐慕元坐在太師椅上，笑著考校兒子功課，讓他背幾首中秋賞月的詩。

琦哥兒九歲了，聰明早慧，略加思忖便誦起詩來，聲音朗朗，遠遠地就能聽見他的聲音。

容氏坐在一側，見丈夫連這樣的日子也不肯正眼看她，委屈地揉了揉手裏的帕子。嫁過來之前她就知道唐慕元與原配十分恩愛，嫁過來之後，她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孝敬婆母、伺候丈夫，所以唐慕元就算對她沒有愛，也有幾分敬重。

看著他的態度轉變，容氏還以為丈夫開始接納自己了，暗暗歡喜，誰料她生下兒子後，丈夫來她房裏就越發不勤快了，勉強來幾次，好像也都是看在孩子們的分上。她這才明白，她真的是來替他們唐家傳宗接代的，唐慕元根本忘不了髮妻。她心底不高興，看唐瑜也就越發不痛快，竟一時糊塗，欺負了唐瑜一次。可就那麼一次，唐慕元徹底跟她翻臉，晚上再也不去她房裏，還早早請了嬷嬷教唐瑜管家。

唐瑜今年才十四歲，但這已經是她管家的第二年，而她堂堂侯爺夫人，還得由原配所出的長女發例錢……那份委屈、後悔的心情，豈是旁人可以理解的？

「侯爺、夫人，大姑娘來了。」門外的小丫鬟過來稟報。

聽見小丫鬟的話，容氏心情複雜地抬起頭，看向堂屋門口，就見唐瑜面帶淺笑地跨了進來。

十四歲的小姑娘，身量比同齡人略高些，身段纖細、玲瓏窈窕。白色裙襬下是一

雙桃紅緞面的繡花鞋，在她跨進門時曇花一現，轉瞬又被長長的裙襬遮掩，她蓮步輕移，看著很是端莊秀氣。

再看唐瑜的容貌，娥眉淡掃、肌膚如玉，眸中水光瀲灩，嫋靜時如月光清雅，當她抬眼看過來，又似欲語還休，彷彿有無數話想說，勾得人目光牢牢地定在她身上，一瞬都捨不得移開。

容氏瞅了一眼坐在旁邊的親生女兒唐琳，忍不住又拈起酸來，同樣都是唐家的姑娘，唐瑜就能把她的琳兒比成月光下的螢火蟲。

花容月貌，精通琴棋書畫，又深得太后喜歡，不知何時起，唐瑜竟被傳成京城第一貴女了。

「爹爹，難得過節，您怎麼又考琦哥兒了。」唐瑜朝容氏淺淺行禮，禮畢逕自在唐慕元下首落坐，笑著朝弟弟招手，「琦哥兒來姊姊這邊。」

琦哥兒打小養在前院，容氏才學不行，唐慕元又早出晚歸，琦哥兒功課上有不懂的都去問長姊，所以同長姊感情很好，唐瑜也很喜歡這個聰慧懂事的弟弟，並未因為容氏而苛待琦哥兒。

「去吧。」姊弟關係好，唐慕元是最欣慰的，放了兒子，吩咐丫鬟擺飯。

夫妻感情冷淡，異母姊妹關係也不好，所以一頓飯吃得很是冷清。

然而才用完飯，門房就來稟報有客人到了，來者衛國公府世子衛昭，是唐瑜的親表哥，更是唐瑜的青梅竹馬。

唐瑜心裏驚喜，但臉上不動聲色，只在衛昭走進來時，站起來笑著喊了聲表哥。衛昭十八歲，身材頗長、面如冠玉，擅騎射，年紀輕輕已經當到小皇上身邊的御前侍衛。看到唐瑜，衛昭一雙黑眸裏光彩更勝，親暱地喚她「表妹」，可輪到容氏所出的唐琳時就變成了「琳表妹」，親疏立顯。

聽見這等差別，唐琳咬了咬唇，目光陰沉地掃了長姊一眼。

唐瑜早就察覺了唐琳對衛昭的小心思，卻一點也不在意，因為她知道衛昭心裏只有她。

「子行怎麼這時候來了？沒陪你娘賞月？」唐慕元很喜歡這個外甥，早就將他當未來女婿看了。

衛昭看了唐瑜一眼，笑道：「我娘嫌我嘴笨，不會哄她，特地派我來接表妹過去陪她坐坐，不知舅父捨不捨得表妹？我娘說了，最多一個時辰就把表妹還給您。」唐瑜聽了，垂下眼。心想，什麼姑母請她，分明是他想帶她出去逛花燈會。

唐慕元當然也明白，外甥說的這般委婉，其實是說給容氏聽的。

「瑜兒，既然妳姑母想妳，妳就過去坐坐吧。」唐慕元順著外甥的話勸道，否則女兒留在家，面對容氏也沒心情賞月，不如出去散散心。

父親同意，唐瑜心裏也是想去的，輕聲讓蕙蘭去取件斗篷，雖然白日仍有夏天的餘熱，但夜晚已能感覺到一絲涼意。

一刻鐘後，唐瑜與衛昭出了侯府，唐瑜坐馬車，衛昭騎馬。

夜晚街上行人寥寥，衛昭騎馬靠近車窗，隔著簾子同心上人說話，「表妹今天吃月餅了嗎？」

知道他這是沒話找話，唐瑜輕笑，「怎麼，姑母沒給你做？」

「她做的沒表妹做的好吃。」衛昭嬉皮笑臉地道，見前後無人，他偷偷挑起簾子。唐瑜坐在矮榻中間，瞥見簾子被人掀起，露出衛昭俊秀的臉龐，唐瑜嗔他，「小心被人看見。」

「黑燈瞎火的，誰認得咱們是誰。」衛昭低著腦袋，目不轉睛地看她，身子隨著駿馬走動輕輕顛簸，有點滑稽，也有點紳子弟的無賴勁。

唐瑜私底下願意縱容他，但現在馬車還沒離開這條達官貴人雲集的春熙巷，瞪了他一眼，伸手拽下簾子，隨後，就聽見外面傳來男人低低的笑聲。

唐瑜不理會他，逕自撈起隨身佩戴的魚狀玉佩，就著車裏的燈光，越看越喜歡。這是衛昭送她的生辰禮物，從她七歲那年開始送，一年換一條魚，每條都精緻可愛。

過了一會兒，馬車停在一處巷子口，衛昭扶她下車，兩人步行去前面街上賞燈。衛昭會功夫，就沒讓下人們跟著，他並肩跟唐瑜走了一段路，手也悄悄地往唐瑜那邊伸。

本朝民風較為開放，女子可以出門遊玩、四處賞景，但與男子的身體接觸還是要避諱。

唐瑜雖然喜歡衛昭，但她始終謹守禮教，不曾做過輕浮之舉，一察覺到衛昭的意圖，立刻往旁邊避了兩步，正色警告他，「你再不規矩，我這就回去。」

偷襲不成，衛昭只得悻悻地賠笑，「不了，妳別生氣，走，咱們去看花燈。」他沒想不尊重表妹，就是太喜歡，情不自禁。

見他笑得燦爛諂媚，唐瑜那點氣轉瞬即消，見前面人越來越多，她便伸手將斗篷兜帽蓋了上來。

路上不少姑娘都是她這樣的打扮，光線又暗，就算遇到熟人，但因為距離較遠，也不容易認出來。

街頭花燈遠遠不如侯府裏的精緻，但勝在花樣多，五顏六色、奇形怪狀。唐瑜漸漸被花燈吸引，衛昭寸步不離守著她，幾次幫她推開差點撞上來的路人。

「那盞好看。」衛昭眼睛忽然一亮，指著斜對面的攤鋪示意唐瑜看。

唐瑜個子矮，往他身邊靠了靠才看到那盞花燈。那花燈是錦鯉狀的，魚身被裏面的蠟燭照得紅通通的，燈籠線勾著魚嘴，好像剛從燈海裏釣上來，讓唐瑜一眼就喜歡上了。

賣燈的是個駝背老人，有些費勁兒地將錦鯉花燈從架子上取下來，一開口就要五十文銅錢。

一聽這價錢，唐瑜不免覺得好笑，心想這老頭真不地道，擺明了看出他們兩人出自富貴人家，故意抬高價。

可衛昭不在乎這五十文錢，直接丟給老人一錠碎銀子。

見到衛昭這麼大方，老人笑得駝背都快直了，連連道謝，先收好銀子，再把錦鯉花燈遞過來。

衛昭伸手欲接，旁邊卻有人捷足先登，一把接過老人遞過來的花燈。

唐瑜也一直盯著花燈，突然見燈杆被一隻修長白皙的手搶去，她不由皺眉，探頭去看。

燈鋪不大，搶燈的男人就站在衛昭兩步外，右手拿著搶到的花燈，左手抱著一個四五歲的小女娃，女娃背對他們靠在男人肩上，擋住了男人面容。

「還我花燈。」見自己的東西被搶，衛昭沉著臉道。

男人終於轉了過來，一身黑色長袍，長眉鳳眼、面容冷漠，目光淡淡地掃過他們兩人，如視無物。明明目中無人，卻讓人無法生出反感，彷彿他天生就該這樣，誰都不配被他放在眼裏。

唐瑜不認得他，但當那女娃轉過來時，她倒吸了一口涼氣，驚呼一聲，「三公主？」三公主病危，聽說已經快不行了，怎麼會出現在宮外？那抱著她的男人是……腦海裏剛冒出一個念頭，沒等唐瑜震驚，衛昭的臉色變了又變，握拳跪了下去，「微臣見過王爺。」

宋欽恍若未聞，沒人跟他搶燈了，抱著侄女準備離開。

「皇叔，花燈是姊姊的。」五歲的三公主輕聲道。特別乖巧，只是小臉慘白，讓人看了心酸。

「暖暖先看上的。」宋欽左手攥著花燈，右手幫侄女拉了拉小帽子。

三公主搖搖頭，堅持要宋欽將花燈還給她很喜歡的瑜姊姊。

「三公主，瑜姊姊是大人了，不玩花燈，姊姊買下就是想送給妳的。怎麼樣，妳喜歡這盞嗎？」唐瑜忍著對傳說中的鬼王爺宋欽的懼怕，忍著對三公主無藥可醫一事的酸澀，越過衛昭走到宋欽旁邊，笑著哄三公主。

原來瑜姊姊買花燈是送她的，三公主一聽，高興地笑了，點了點頭，「謝謝瑜姊姊。」

唐瑜握了握她小手，正要道別，三公主卻虛弱地邀請她，「瑜姊姊跟我們一起去放鶴樓吧，皇叔包了頂樓，在那裏看燈可漂亮了。」

唐瑜想陪可憐的三公主，但她不想跟宋欽打交道，只是沒等她開口，腰上突然被人一頂，她渾身僵硬，垂眸去看，就看到一柄寒光閃閃的劍出現在腰間，她難以置信地望向宋欽，這位果真是殺人不眨眼的攝政王。

「走吧。」宋欽沒看她，在賣燈的駝背老人見鬼似的目光下，收好長劍，抱著三公主先行一步。

緊跟著，四個黑衣侍衛鬼魅般從人群裏圍了過來，「請」這對表兄妹跟上他們王爺。

放鶴樓是京城最高的酒樓，據說乃仿照江南黃鶴樓而建，高五層，平日生意興隆，到了上元、中秋這等出門賞燈的好日子，放鶴樓便不是有銀子就能進的了，老早就被達官貴人提前訂光位子了。

俗話說，站得高，看得遠。但想要站得高，就必須爬上樓。

唐瑜是大家閨秀，一個月頂多出幾趟門拜訪親友，不說弱不禁風，但也是千金嬌

貴的身子，爬到三樓便嬌喘吁吁了。她頭頂上的花燈散發著柔和的光，燈下的小姑娘香腮泛紅，細細喘息，如夜裏盛開的海棠，我見猶憐。

「我扶你。」衛昭走到她身邊，壓低聲音道。

唐瑜搖搖頭，原地站了會兒，看看上面，再掃一眼不遠不近、跟在二樓的兩個侍衛，蹙眉道：「走吧。」說完先跨上了眼前的木階。

衛昭怕她力竭踩空掉下來，體貼地跟在她身後，看著表妹不算輕鬆地一步步往上爬，又想到脅迫他們前來賞燈的宋欽，衛昭漆黑的眼眸裏陰霾越來越沉。

宋欽，當今大齊的攝政王。

先帝有兩個兄弟，成王與先帝是一母同胞，端王宋欽乃異母所出。

宋欽十六歲時，西南蠻夷叛亂，先帝派宋欽出征，看似重用，其實暗藏殺機，但宋欽命大，三萬人馬到最後只剩兩千，而他就靠這兩千將士大敗蠻夷，平定了戰亂。戰後宋欽坑殺一萬俘虜祭奠亡軍，一戰成名，人稱鬼王爺。

先帝防他，命宋欽駐守西南蠻荒，無詔不得回京，漸漸的，京城百姓幾乎要忘了大齊還有一位端王，但先帝沒忘，每年都會派人過去明察暗訪，看看宋欽在西南老實不老實，既要利用宋欽守衛邊疆，又怕宋欽暗中擴展勢力。

可惜先帝千防萬防，最終竟是親兄弟成王造反，率叛軍一路殺到京城，謀害先帝、殘殺皇子。

眼看成王要篡位成功，宋欽卻連夜進京，以雷霆之勢平定叛亂。

混戰中，先帝四位皇子、兩個公主喪命，只剩年僅四歲的五皇子，還有一位剛剛早產的三公主。

當時宋欽二十一歲，身穿鎧甲，以攻無不克，戰無不勝的戰神英姿，換上蟒袍，端的是龍章鳳姿，頗有帝王之相，加之他先有戰功，後又鎮壓了亂臣賊子，立即得到一半朝臣的擁護，力勸他登基。

但宋欽堅拒，推舉淑妃所出五皇子為新皇，因五皇子年幼，便暫由他輔政，直到皇上二十弱冠。

看似無心帝位，可這短短四年裏，滿朝文武幾乎都站到宋欽那邊，太后、皇上的話加起來也沒有宋欽一個眼神管用。而宋欽行事，順他者，加官進爵；逆他者，只有閒差、苦差，狼子野心昭然若揭。

衛昭是京城最恨宋欽的幾人之一，因為當今太后是他的親姑姑，皇上是他親表弟，奈何皇帝年幼，他們只能靜待時機。

第二章 疼侄女的鬼王爺

「皇叔，瑜姊姊他們怎麼還沒上來啊？」頂樓雅間裏，三公主靠著宋欽胸膛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巴巴地盯著門口。

「他們走得慢。」宋欽低著腦袋，替三公主整理放下兜帽時弄亂的頭髮，露出一張面容白皙，但呼吸平穩的小臉蛋。

宋欽身強體健，內外功夫兼修，抱著一個瘦小的女娃爬五層樓，如履平地。

「那皇叔怎麼不等等瑜姊姊？」三公主仰起頭，不解地問。

宋欽摸摸女娃腦頂，沒有回答。

三公主瞅了瞅他，乖巧地不問了，其實她一直都怕這位皇叔，因為他總是冷冰冰的，她從沒有見他笑過。

她問過嬪嬪，皇叔為什麼不愛笑，嬪嬪特別緊張，叫她別問，最好一句話也不要提皇叔。一提到皇叔，嬪嬪的語氣比講妖精故事還要恐怖。

之後她生病了，病得整天都在睡覺，可有一天她睡醒後，卻看到皇叔坐在她床邊，輕輕地替她擦汗。這是她第一次被長輩這麼溫柔的照顧，突然間，也說不清為什麼，她就不怕皇叔了，儘管皇叔依然不愛笑。

今天中秋，皇叔將她接到王府，問她最想做什麼，她聽嬪嬪講過宮外的花燈會，說想看花燈，皇叔就真的抱她出來了。

皇叔力氣特別大，嬪嬪抱她走一會兒就累得喘氣，皇叔抱她走了一路，還爬了這麼高的樓，都沒有喊累。

她喜歡這樣被皇叔抱著，這種感覺很舒服，舒服得她想睡覺了，這麼想著，三公主就把全身的重量都放到身後的男人身上。

宋欽感受到那細微的變化，他眸色微變，低頭看了看三公主，正好看到她張嘴打哈欠的模樣。五歲的小丫頭，嘴巴張得大大，呼出的氣息帶著兩刻鐘前吃過的糖人甜味。宋欽從未如此近距離地聞過旁人的呼吸，有點不適，但他沒有避開。

他輕輕地捏了捏三公主瘦瘦的臉蛋，溫言道：「暖暖別睡，一會兒外面就要放煙花了。」如果這是她的最後一晚，他希望這個無父無母的女娃多開心一陣子。

三公主揉揉眼睛，放下小拳頭，往門外一看，終於看見那熟悉的身影出現了。

「瑜姊姊！」三公主高興地喊道，聲音卻很輕。

唐瑜是在外面歇過勁後才露面的，看到三公主蔫蔫困倦的樣子，憐惜心疼，暫且放下對宋欽的不滿與懼怕，她笑著逗小丫頭，「三公主走得真快，瑜姊姊都追不上妳了。」

三公主驕傲地道：「皇叔力氣大！」

唐瑜笑了笑，一眼都沒往宋欽臉上看。

宋欽在他們表兄妹出現時便側頭望向窗外，面容冷漠，閒人勿擾，然而他這個王爺不開口，唐瑜、衛昭只能乾站著。

倒是三公主很懂禮貌，指著桌子對面的椅子請兩人落坐。每次昭表哥、瑜姊姊進宮，太后都會叫她過去玩，所以三公主與這對表兄妹十分熟悉。

「瑜姊姊，妳今晚真好看。」雖然才五歲，但愛美之心人皆有之，看著對面披著雪青色斗篷的唐瑜，三公主由衷地誇道。

聞言，唐瑜本能地瞥了一眼在場唯一一個外男，卻見宋欽置若罔聞，神情淡淡地賞著窗外的明月。

看宋欽的注意力不再自己身上，唐瑜放鬆下來，柔聲問三公主今晚的花燈會好不好玩。

三公主點點頭，想要說話，卻覺得唐瑜坐得太遠，她說話費勁，便瞅了瞅宋欽旁邊的椅子，期待地道：「瑜姊姊，妳坐過來吧，我想離妳近點。」若是可以的話，她還想讓瑜姊姊抱一抱。

太醫以為她睡著了，低聲跟皇叔說的話其實她都聽見了，她知道自己可能活不過今晚了。她很喜歡瑜姊姊，瑜姊姊身上有一種很特別的香，淡淡的，嬾嬾說那是瑜姊姊的體香，每個姑娘長大了都會有，她想再聞一聞。

去宋欽旁邊坐？唐瑜一臉為難地看向衛昭，衛昭聞言，臉色也很不好看。

而對面一直無視他們的宋欽終於看了過來，黑眸冷冷地盯著唐瑜，犀利的目光好似他腰上的佩劍，寒氣逼人，令人顫慄。

唐瑜明白，宋欽想送三公主一個美好的晚上，凡是三公主想要的，無論搶還是威逼，他都會做，想明白後，她輕輕扯了扯衛昭的袖子，示意他別衝動，便平靜地站了起來，繞到宋欽旁邊，見宋欽又望向窗外，她便逕自落坐。

她一坐下，宋欽忽地聞到一縷幽香，若有似無的，彷彿有花在身邊靜靜開了。

長眉微不可查地皺了皺，宋欽心生反感，他不喜歡這種來自人身的異味，即便並不難聞。

「瑜姊姊抱。」只是他不喜歡，三公主卻很喜歡，撒嬌地朝唐瑜伸出了手。

這話讓唐瑜再次看向宋欽，就見宋欽腦袋不動，身體側轉，抱著三公主的手臂也往下挪了挪，意思是願意交出三公主。

唐瑜見狀便托住三公主雙腋，將瘦小的三公主抱到自己腿上，面朝衛昭而坐，低頭哄她，「三公主怎麼瘦了，是不是沒有好好吃飯？那可不行，要多吃飯才能長得跟姊姊這麼高呢。」

三公主乖乖地點頭，「晚上我喝了半碗粥，皇叔餵我喝的。」

聽見這話，唐瑜眨了眨眼，想像不出宋欽細緻照顧三公主的情形。

三公主仰頭看看，見唐瑜好像不太信，她便扭頭喊宋欽，「皇叔，我是吃了半碗粥，是吧？」

侄女叫他作證，宋欽便轉過來摸了摸她的腦袋，哄道：「暖暖最乖了。」

三公主開心地一笑，繼續與唐瑜說話。

宋欽正要轉過去，視線忽然落到侄女腰上。唐瑜抱三公主的姿勢與他一模一樣，右手握著侄女小手，左臂環著侄女。這動作讓她斗篷裏面的海棠紅褶子露了出來，正巧與袖口同色，襯得那露在外面的手白皙瑩潤，堪比最上等的羊脂玉，纖細且柔若無骨。

只這麼一眼，宋欽立即察覺到對面傳來一道不悅的視線，他不用抬頭也知道是誰，輕蔑地揚起唇角，再次將目光轉向窗外。

而衛昭見他收回了窺視唐瑜的視線，胸口的火氣才漸漸平復。

兩個男人都不說話，雅間裏只有唐瑜跟三公主輕柔的交談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窗外忽地一亮，唐瑜與三公主同時望去，正好看到一朵絢麗的煙花當空綻放，黑夜如幕，皓月當空，璀璨煙花一朵接一朵，美得像一場夢。

「好漂亮……」三公主喃喃地道。

唐瑜剛要附和，身前的男人突然轉了過來，那一剎那，她清晰地看到他鳳眼裏倒映的煙火，眸光似水，煙花綺麗，眼波與窗外五光十色融合，化成了一種驚心動魄的光彩，不是溫柔，又勝似任何溫柔，令她不由自主地失了神。

宋欽要抱回三公主，身體不可避免地要靠近唐瑜，感受到唐瑜的注視，宋欽抬起眼，看到她清澈眼眸裏的煙火。

與他四目相對，唐瑜卻彷彿掉進冷得刺骨的寒潭，令她瞬間驚醒，立即垂下眼眸。宋欽目光一路掠過她蒼白臉龐、櫻紅唇瓣、胸前的斗篷帶子，來到三公主身上。他彎腰，托起三公主的雙腋，往上提時，一陣淡淡的女兒香迎面撲來。

或許是聞了將近一刻鐘，習慣了，宋欽意外發現，這會兒香氣更濃，他卻沒有先前那麼反感了。

宋欽接走了三公主，唐瑜便默默地退回衛昭身旁，站在衛昭一側看煙花。

街上百姓讚歎紛紛，三公主也驚叫連連。

雖然相伴賞燈的人太出乎意料，唐瑜還是被今晚的夜景吸引了，望著夜空裏四處綻放的煙火，目不暇接，直到外面突然傳來蹬蹬蹬急促的木階踩踏聲，且聲音越來越近。

她心中一動，抬頭看了看衛昭，表兄妹倆一起轉了過去。

「王爺，沈太醫配出藥方了，請王爺速帶三公主回府。」黑衣侍衛單膝跪在門前，沉聲回稟。

唐瑜面露喜色，看向三公主。

三公主呆呆地看著侍衛，好像還沒明白剛剛那話對她的意義。

「暖暖該喝藥了，明天皇叔再放煙花給妳看。」宋欽左手抱著三公主，右手替她戴上帽子。

三公主點點腦袋，扭頭朝唐瑜告別，「瑜姊姊，我回去了，等我病好了再跟妳玩。」唐瑜笑著應下，「好，三公主病好了我就進宮去看妳。」

三公主開心地笑。

等三公主說完，宋欽無視唐瑜兩人，抱著三公主就快步離去。

「咱們也走吧。」這是宋欽訂的酒樓，衛昭不想占他的便宜。

「等等吧，被人看到咱們與他前後離開，恐怕會有閒話。」唐瑜重新回到窗前，低低地道。

衛昭想想也有道理，低頭看著樓下，眉頭卻是緊鎖，「三公主身體向來虛弱，這次不知中了什麼邪，太后為此寢食難安，連今年中秋，宮中也沒有大肆慶祝。現在好了，端王前腳帶三公主回王府，後腳太醫便找到治病藥方，功勞都落到他頭上，回頭他再讓人煽風點火，百姓官員少不了非議太后苛待三公主。」

「清者自清，濁者自濁，表哥別太擔憂，太后心胸豁達，不會介意的。」唐瑜盯著剛剛走出放鶴樓的宋欽主僕，目光落在男人懷裏小小的女娃身上，「只希望沈太醫的藥方有用，治好三公主吧。」

「吉人自有天相，三公主會沒事的。」知道她更擔心三公主，衛昭柔聲安撫道。唐瑜點點頭，目送宋欽一行人走遠了，她才戴上斗篷兜帽，與衛昭下樓，轉身回府。

第二天夜裏，京城各府依然處處煙火，其中端王府的煙花最盛。勋貴都住在皇城附近，景寧侯府與端王府只隔了兩刻鐘馬車的路程，唐瑜披著斗篷坐在六角涼亭

中，望著端王府上方的朵朵煙火，想像三公主興奮的小臉，忍不住笑了。墨蘭、蕙蘭不清楚昨晚的事，見她望著那邊笑，蕙蘭小聲道：「真是奇怪，往年端王府無論什麼節日都冷冷清清，一根爆竹都不放，今年王爺怎麼這麼有興致？」通常府裏有女眷、孩子才會熱鬧，不然哪個大男人會喜好這個？

「咱們只看煙花，不論人家是非。」唐瑜淡淡地提醒身邊丫鬟。
蕙蘭低聲認錯。
唐瑜卻因為蕙蘭的話，不受控制地想起昨晚的偶遇，想到宋欽威脅她的長劍，還有那雙不帶任何感情的冰冷眼眸。
對主人家沒有好感，再絢爛的煙火也失了光彩，唐瑜掩面做困倦狀，回房歇息了。

月底時，唐瑜聽說一件大事。

三公主漸漸康復，太后派人接她回宮，端王不許，以他身邊無兒無女為由，留三公主在府中盡孝，叔侄共享天倫。太后的人連三公主的面都沒見到，就被端王府侍衛「請」出來了。

唐瑜得到消息，不禁凝眉，自古只有帝后接王府郡主進宮撫養，沒聽說太后健在，皇叔接公主侄女回府久住的，宋欽此舉分明是僭越。而且他早不接晚不接，偏在三公主病後接侄女回府照顧，豈不是明擺著告訴眾人，他覺得侄女在宮裏受了怠慢，所以才要親自撫養？

聯想衛昭的話，再回想宋欽對三公主的悉心照顧，以及那晚的燦爛煙花，唐瑜不得不懷疑其中到底真情流露多，還是利用成分多。只可憐了三公主，年僅五歲，還不知道她已經成了她信賴的皇叔欺凌太后的棋子。

欺凌卻又讓太后無話可辯，畢竟三公主在宮裏染的病，出宮就好了，只能揹了這頂黑鍋。

沒幾日，唐瑜再出門做客時果然聽到了一些閒話，令她心裏不大舒服，太后溫柔嫋靜，故先帝在世時賜封淑妃，當年成王叛亂，太后痛失皇二子，這幾年更是清心寡欲，吃齋念佛，乃最慈善大度之人，無緣無故為何要苛待一個小小的公主？反正那些閒言碎語，唐瑜是不相信的。

九月菊花盛開，太后召她進宮賞菊，唐瑜先去了衛家，再與姑母一起進宮。

路上唐氏同侄女聊家常，「最近家裏可好？」

其實無論唐瑜還是唐琳，都是她的親侄女，姊妹倆小時候，唐氏是同樣喜愛的，只是唐瑜早早喪母，她對大侄女免不得多些關心。

後來孩子們長大了，唐琳不知跟誰學了一肚子小家子氣，衣食住行都要跟長姊比，譬如她送侄女們綢緞料子，明明只是花色不同，唐琳總會嘀咕姊姊的更好，話裏話外都在指責她偏心。

小侄女不討人喜歡，唐氏的態度自然漸漸冷淡下來，平時進宮只帶唐瑜。

「挺好的，有您護著，誰敢欺負我啊。」唐瑜輕聲跟長輩撒嬌。姑母最疼她，在唐瑜眼裏，姑母與母親無異，畢竟她小時候有一半時間都住在衛家的。

一聽這話，唐氏捏捏侄女的小手，只覺得越看越滿意，只盼著侄女快點及笄，她好娶回家當兒媳婦。

一到了皇宮，唐瑜姑侄倆便跟在宮女後頭去了慈安宮。

太后只三十出頭，比唐氏小幾歲，雖貴為太后，穿著卻十分素淡，正在觀賞殿內一盆盆名品菊花。

看到她們姑侄倆進來，太后就笑著打趣道：「怎麼來得這麼慢？我還以為你們娘倆不來了呢。」

儘管看著膚白唇紅、眉清目秀，安靜時似空谷幽蘭，笑起來讓人如沐春風，但唐瑜看得出來，太后比上次見面時，瞧著清減了。

唐氏也心疼這個身分高貴的小姑子，年紀輕輕守了寡，皇帝兒子年幼，朝中還有個虎視眈眈的攝政王小叔，母子倆過得簡直就是傀儡的日子，平時就算忍氣吞聲也沒用，那邊照樣想方設法地給她添堵。

「進宮見太后當然得好好打扮，不然太后看了不高興怎麼辦？」唐氏語氣親暱地道。說著就領著唐瑜走到太后跟前，稀罕地打量面前的各色菊花，「奇怪了，我屋裏那幾盆也是你送我的，為何開得就沒有你這裏的好看？」

太后輕笑，「那我就再送嫂子幾盆，瑜兒呢，你喜歡哪個，儘管說，別跟皇姑母客氣。」

「謝皇姑母，你這裏的我瞧著都喜歡。」唐瑜甜笑道。

「原來我們瑜兒才是最貪心的。」太后笑著挽住唐瑜的手，仔細瞧瞧，納悶地問唐氏，「瑜兒好像又長個子了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唐氏頷首，頗為自豪地誇道：「女大十八變，瑜兒越長越好看。」

太后點頭附和，不知想到什麼，忽然輕輕歎了口氣，「聽你說女大十八變，我倒想起暖暖了，以前早晚來我跟前請安，我看慣了，關心兩句就放她玩去，如今將近一月不見，心裏就好像空了一塊似的……小孩子長得更快，不知道臉蛋有沒有胖回來？」話裏充滿了感傷。

唐瑜是小輩，涉及到太后與攝政王的恩怨，她懂事地沒有插話，靜靜地站在唐氏身旁。

唐氏一聽，連忙寬慰了太后幾句。

太后笑了笑，才又重新打起精神，「好了，今兒個是請你們來賞花的，不提那些了。」

眼看著太后又恢復了精神，三人又繼續賞花。

正聊著如何養菊，庭院裏傳來宮女太監迎接皇上的聲音，太后目光溫柔下來，對著門口道：「皇上從御書房回來了。」

很快，穿著一身明黃秋袍的九歲小皇上宋謹走了進來，身後跟著玉樹臨風的衛昭，一大一小，進來都先看向了唐瑜。宋謹是單純的喜歡漂亮姊姊，衛昭的眼神就……

瞧著那目光，太后與唐氏互看一眼，又同時看向了唐瑜。

唐瑜頓時不好意思，屈膝朝宋謹淺淺行禮，盡了禮數便扭頭去賞花。

由於宋謹還小，太后便特准他們私下見面不用跪拜。

「母后、舅母。」宋謹恭敬地朝長輩見禮，得到許可，高興地走到唐瑜身邊，「瑜姊姊，妳好久沒來宮裏玩了。」

「因為我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忙。」唐瑜低頭，細聲地向宋謹解釋，「我要讀書，還要管家……」

「還要彈琴畫畫，是不是？」衛昭湊過來，戲謔地插嘴。

聞言，唐瑜瞋了他一眼。

衛昭倒是嬉皮笑臉的，因為屋裏沒有外人，他也就樂得賴在唐瑜身邊，唐瑜去哪兒他跟著去哪兒。

太后、唐氏對此見怪不怪，兩人坐到榻上，看三個小輩圍著菊花說笑。

唐瑜一心三用，既要應付衛昭的俏皮話，又要回答宋謹的問題，還好奇太后、唐氏說些什麼。卻只斷斷續續的聽到唐氏提及外面的閒言碎語，太后則如她預料的那般，置之一笑。

而與此同時，前面的政和殿內，一個小太監輕步走到端坐在書桌後看奏摺的攝政王身邊，低聲說了一句。

唐氏姑侄倆進宮的很勤快，這樣的回稟宋欽已經不知道聽過多少次了，點點頭算是回應。

小太監彎著腰退了下去，宋欽則繼續批閱奏摺。

忙了一天，宋欽終於在傍晚回到王府。

三公主聽說皇叔終於回來了，歡快地趕了過來。在宮裏還有皇兄陪她玩，來到端王府，皇叔一上朝後她就特別地悶，幾乎掰著手指頭盼皇叔快點回來。

經過快一個月的相處，三公主自認摸清了宋欽的脾氣。皇叔不愛笑、不愛吵、不愛聽她說回宮，但只要她乖乖的，她想做什麼皇叔都會答應她。

「皇叔，您哪天生辰啊？我想給您準備生辰禮物。」三公主熟練地撲到宋欽腿上，仰著小臉問。

三公主如今臉蛋白裏透紅，比生病前還胖了點，說話時，右邊臉頰有淺淺的梨渦，模樣顯得嬌憨可愛。

宋欽將侄女提到腿上，摸著她腦袋問：「暖暖九月二十九生辰，對吧？」

三公主問他生辰，就是想提醒宋欽她要過生辰了，沒想到宋欽竟然記得她的生辰，她高興壞了，忘了繼續詢問宋欽的，只興奮地點頭道：「皇叔怎麼知道的？」宋欽看看女娃清澈純真的眼睛，笑道：「皇叔什麼都知道，暖暖想要什麼禮物？」三公主認真想想，抱住宋欽，撒嬌道：「我想皇叔陪我一天。」

聞言，宋欽微微皺眉，他沒那麼閒，可以騰出一天陪個小孩子，先前若非她危在旦夕，他也不會抱她出去賞燈。

而她病癒之後，他留她住在端王府，也是因為這孩子單純無邪，他不願她夭折在宮中。但他沒料到，這侄女越來越不怕他，豐衣足食不夠，竟然還要他陪。

「皇叔忙，沒空陪妳。」宋欽淡漠地道，不想慣得三公主得寸進尺。

這話說得讓三公主眼裏的光彩黯淡下來，瞅著冷冰冰的皇叔，失望地露出一副快哭的神情，卻又懂事地忍著，「嗯，那我等皇叔忙完再來找您。」

宋欽閉上眼睛，無力地抬手撫額，他就知道，不該亂發善心。

「皇叔頭疼嗎？」三公主看見他摸額頭，擔心地問。

宋欽一聽，薄唇緊抿，不知該如何向三公主解釋自己的舉動是何意。

三公主則是一臉緊張地看著他。

「暖暖，宮外姑娘過生辰都會請各府姊妹來家裏賞花吃席，妳想請誰，皇叔替妳給她們下帖子。」宋欽睜開眼睛，問腿上渴望玩伴的小侄女。

三公主最想請的玩伴是皇兄，可轉念一想，皇兄是男的，不是姊妹，她立即換了個人選，「我想請瑜姊姊！」

聽著，宋欽的腦海裏冒出小姑娘低頭哄侄女時的嬌美面容，他點了點頭，又問：

「還有誰？」

三公主眨了眨眼睛，想不到了。太后邀請進宮的女眷不多，她只認識瑜姊姊，還有個琳姊姊，但她不喜歡琳姊姊。

只是宋欽怎麼可能只給唐瑜下帖子？就是下了，唐慕元也不會讓女兒來。

想了想，宋欽喊來王府管事，讓他給京城所有三品以上且府中有嫡女的官員下帖子，請她們月底來給三公主慶生。

管事領命，見王爺沒有別的吩咐了，低頭告辭，才走到門口，身後又傳來宋欽清冷的聲音，「給景寧侯府的帖子多加一句，就說三公主誠心邀請他們大姑娘，請其務必赴宴。」

管事應諾。